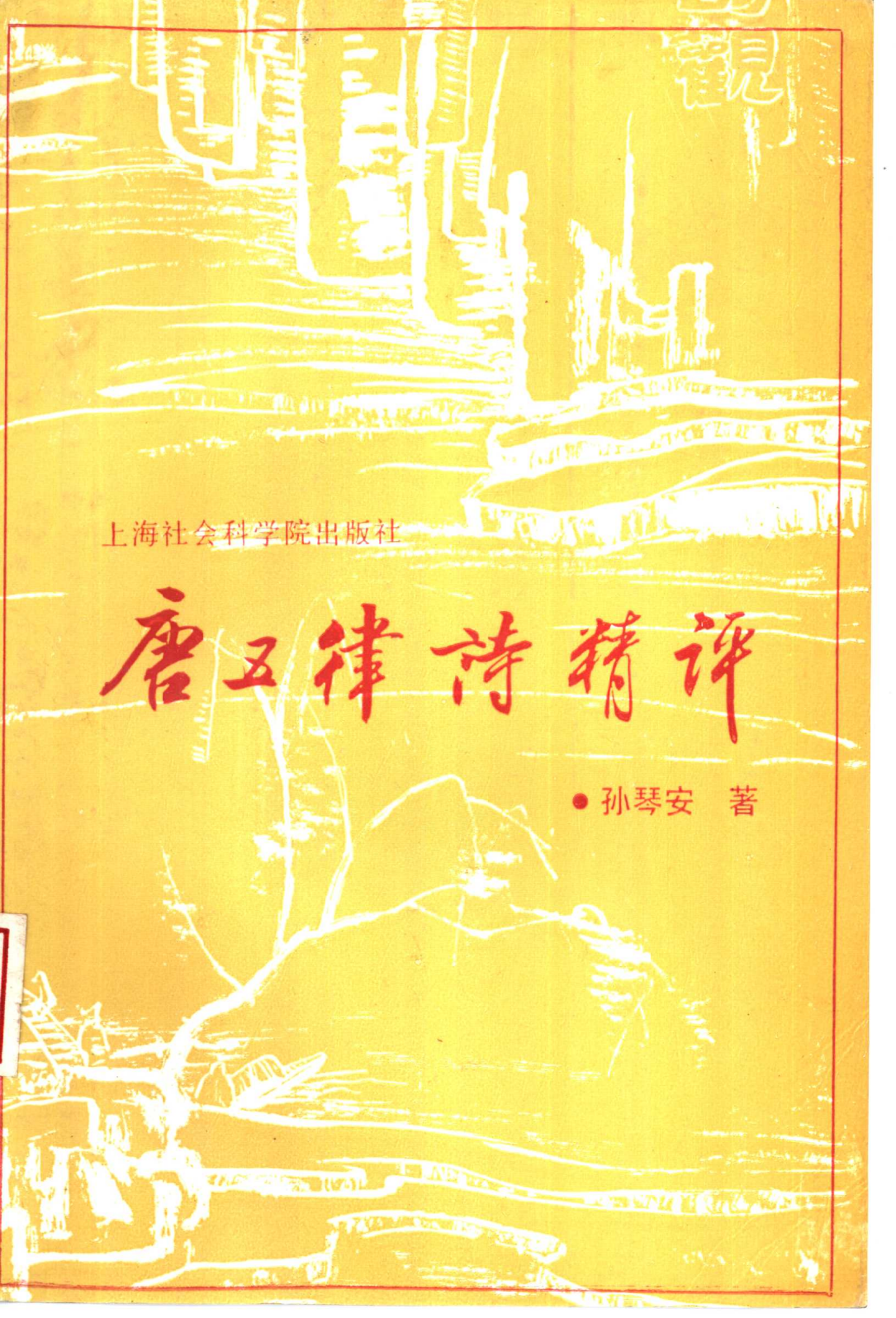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唐五律诗精评

● 孙琴安 著

唐五律诗精评

孙 琴 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2 号

责任编辑 陈如江

封面设计 闵 敏

唐五律诗精评

孙 琴 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625 字数 37,600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15-654-9/I·78

定价: 5.50 元

前 言

唐诗号称繁荣，各体皆备，但没有一种诗体能象五言律诗那样众多。在唐代三百年的历史变迁中，诗歌虽然一直处于文学的主导地位，但每一种诗体在创作数量上几乎都曾有过升降起落。如七言古诗，在初唐时不过数十首，到中唐一下剧增到千余首，到晚唐则一下又跌落到二百首左右，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只有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和七言绝句三种诗体一直呈直线上升的趋势，而其中五言律诗的数量又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即据《全唐诗》所载的诗来分别统计，五律也要有一万余首。因此，五言律诗无疑是唐代数量最多的一种诗体。

五律的数量在唐代如此繁多，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点，即是由唐代科举制度的具体内容所决定的。

唐代自高宗二年（六五一年），刘思立奏请进士应加试诗赋后，便大致确立了唐代“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其间虽然偶有变化，但自中唐以后，直至唐亡，基本上推行的都是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而进士一科所考试的诗，不是五七言古诗，也不是五七言绝句，而是五言排律。凡八句以上的五言律诗，如五韵十句、六韵十二句等，即称五言排律。较之我们通常所说的五言律诗多二句或四句不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古诗或绝句作得再好，但他应试时的五言排律作得不好，他还是难以考中进士；只有当他的五言排律运用纯熟，才是考中的先决条件。而要

作好五言排律，就一定要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而这个基础和基本功，便是五言律诗。只有把五言律诗作好了，应试时才能驾轻就熟，运用自如。正因为如此，五言律诗在唐代就成了一种相当热门的诗体。

除此以外，唐代五律的发展和繁盛与帝王的喜爱也有一定关系。唐代的各朝天子几乎都能写诗，尤其喜欢写五言诗，五律便是其中之一。如唐太宗、唐玄宗等皆擅长于五律，又《唐语林》记载：“文宗好五言诗，品格与肃、代宗同。”今检《全唐诗》帝王之诗，除唐睿宗今仅存一首七言诗外，其他帝王均以五言诗为多，其中当然包括五律在内。帝王倡于上，廷臣和于下，这无形中也影响和推进了唐代五律的兴盛。

当然，我们在探讨唐代五律诗繁盛和众多的原因时，不能仅注意社会的或政治的因素，从而忽视了文学本身的因素。因为任何一种诗歌形式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前代的诗歌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都可以说是前代诗歌的一种演进。五律当然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汉魏六朝主要以五言诗为主。其间曹丕、鲍照等虽然曾写过一些七言诗，但从这时的整个诗坛情况来看，还是一个以五言诗为主的年代。诚如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所说的：“《风》、《骚》既息，汉人代兴，五言为标准矣。”即使到隋朝，仍然如此。唐朝是从汉魏六朝和隋朝发展而来的，尽管其间的诗歌曾有过很大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七言诗曾得到空前蓬勃的发展，其中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的数量也有着惊人的增长，但以一个朝代的时间，毕竟难以一下改变中国诗歌以五言为主的总体现象。况且唐朝又是中国诗歌格律日益成熟和完善的时代，作诗讲究对仗声律，近体诗得到普遍发展，故五言律诗又多于五言古诗，那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不过，五律能够成为唐代诗歌中数量最多的一种诗体，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可能展开充分的讨论，面面俱到，以上只是就其中几个主要的因素，简要地谈了一下而已。

五律和七律同为律诗，但由于历史的成因和各自的起点不同，因此在唐朝各期的发展也很不平衡，脉络也是很不相同的。五律也有它自身的发展轨迹。

七律在初唐并无很大的市场，“初唐四杰”、陈子昂等都不作七律。而五律在初唐便已显示出了强大的阵容，王绩以外，“初唐四杰”每人都有五律，苏味道、李峤、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张九龄、张说等，都在这方面显示出了杰出的才华。由于他们先行了一步，作出了不朽的努力，所以才使盛唐的五律达到了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高度。

这是一个五律诗的辉煌时代。祖咏、崔曙、常建、王昌龄、崔颢、王湾、刘昫虚、储光羲、綦毋潜、丘为等都是这方面的能手。他们的五律篇什尽管不多，然造诣实高。他们笔下四十字中所各自散发出来的音韵声调，都是最为纯正的盛唐之音。这种声音似乎只有那些得力于古诗的人才能发出，似乎多是从陈子昂、张九龄这一路五律下来的，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才是从沈佺期、宋之问这一路五律下来的。李颀、高适、岑参的五律数量相对多一些，其中李颀的五律风格仍接近于以上王昌龄、祖咏、常建诸家；高适较接近于张说，有些则与李颀、岑参相近；岑参的风格似乎更多一些，较之李颀、高适二家，似乎更为浑成、秀丽一些，其气味有接近于王维处，也有接近于李白处。至于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四家五律，则更如四座高山大岳，耸立入云，令人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叹。而事实上，象王维五律之淡泊高远，孟浩然五律之清新飘逸，李白五律之一气挥洒，杜甫五律之千汇万状，的确都达到了一个令人赞叹、难以企及的高度。

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家和唐诗研究者都已注意到，从盛唐开、宝年间的诗歌到中唐大历年间的诗歌，曾经有过一个转化。这个转化主要是由钱起、刘长卿二家的诗来表征的。而唐人五律从盛唐到中唐的转化和承接，似乎主要也是由他们二家以及杜甫的一部分五律来表现和完成的。五律到了钱、刘手中，句式开始显得整饬，音调也开始显得醇熟。但那种任意挥洒、活泼跳踉的现象也渐渐随之减少，甚至是消失了。

的确，大历诸子的五律气象和音调，与盛唐五律是有着明显的差异和不同。他们似乎更讲究平仄对仗，注意句式的整齐。五律的陈腐和熟烂现象开始出现。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曾说：“夫五言之道，唯工唯精。论者虽欲降杀齐、梁，未知其旨。……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他的意思是说，包括五律在内的五言诗，其“诗道初丧”不在齐、梁，而在大历。不过，我们也得说句公道话，大历诸子的五律尽管已经开始出现了陈腐和熟烂的现象，但他们的不少五律中仍蕴含着古诗的韵味或骨脉。只有到了元和、长庆年间，五律才算是基本上失去了古诗的韵味，而完全以一种簇新的近体诗的面貌出现。五律诗至此，已熟烂不堪。而象张籍那种新鲜流畅的五律，实在是太少了。

至元和以后，五律更是每况愈下，有些陈词烂调运用得简直入俗。胡应麟在《诗薮》中曾说：“学五言律，毋习王、杨以前，毋窥元、白以后。”当然，胡氏无视李商隐、马戴等人的五律成就，把元和以后的五律全部撇开，连看都不必看，这种说法固然有些片面，但也不无道理，因为唐人五律能供后世楷模、得以效法的，的确是在王勃、杨炯至元稹、白居易这一段时期内。如果照晚唐人的五律路数学下去，只能越走越窄，似乎很难找到广阔光明的天

地。

由于此书也选了几位僧人的五律，所以也想顺便谈一下唐代僧人的五律情况。唐僧多能诗，这一点早就为后世所知。实际上，他们不但能写，有的而且写得很好。《诗人玉屑》说：“唐僧多佳句。”是指唐代的和尚中也常有好的诗句，这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唐代有不少和尚本身就是文人出身，只是因对现实不满，才披上袈裟，钻进寺庙的。但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唐代的大多数和尚，甚至可以说唐代的和尚基本上都以写五律为多。如寒山、拾得、皎然、贯休、无可、处默、齐己等一些和尚中的写诗高手，都喜欢写五律。更为有趣的是，这些和尚也往往以五律诗写得最好，脍炙人口、流传后世的佳句，也往往多集中或源于五律。这种现象也不是偶然的，也是有其原因的。因为五律和七律各自在创作上所追求的艺术境界是极不相同的。如王士禛就曾说过，五律有入禅妙境，七律则句法要健，不得以禅求之。七律中尽管也曾出现过“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月在上方诸品静，心持半偈万缘空”等一些淡泊闲逸的句子，但这毕竟不是七律所要追求的主要境界。七律所要追求的境界是雄浑，是劲健，诚如姚鼐在《今体诗抄》中所说：“七言今体，句引字賒，尤贵气健。”而五律所要追求的主要境界却往往都在清空淡泊、闲逸高远。试看张九龄、王维、孟浩然、李白、常建、祖咏、刘昫虚等初、盛时期的主要五律作家，即使是钱、刘、韦、郎等，其中写得最好、最为传诵的，大多数还都是那些清空一气的作品。至于象李白的《塞下曲》、崔颢的“征马去翩翩”等一些五律，虽然都很雄壮，但毕竟在少数。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说：“右丞五言律有二种：一种以清远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也；一种以雄浑胜，如‘天官动将星，汉地柳条青’是也。”实际上，象“天官动将星”、“风劲角弓鸣”这一类五律，在王

维集中仍是少数，甚至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而象“行到水穷处”这一类五律，在王维集中则可以说是举不胜举，比比皆是。不仅王维，如孟浩然、李白、韦应物、郎士元等大家名家，无不如此。而僧人的生活本来就是以追求宁静淡泊为宗旨的，整天住在山庙里，与松鹤白云、山泉竹溪为伴，写出的诗歌自然也就宁静恬淡，与人们对五律所追求的境界正巧相合，所以僧人的五律尤其能得到后人的赞赏与传诵，也就十分自然、不足为奇了。

古代人几乎对每一种诗体在创作上都曾总结出一套基本要求和原则，五律也不例外。既然我们在上面已涉及到了古人对五律诗在艺术境界上的主要追求，所以也不妨简要地谈一下它的创作原则。早在宋代，刘昭禹就曾说：“五言如四十个贤人，著一字屠沽辈不得。觅句者若掘得玉合，有盖必有底。但精心求之，必得其宝。”（见《唐音癸签》）到了明代，顾璘又说：“五言律诗，贵乎沉实温丽，雅正清远，含蓄深厚，有言外之意。制作平易无艰难之患最不宜，轻浮俗浊则成小儿对属矣。似易而实难，又须风格峻整，音律雅浑，字字精密，乃为得体。”（《批点唐音》）至此，五言律诗的创作原则已大致确立。清代的诗话很多，但并没有太多的发明，基本上仍沿用了这些原则。

五律如同七律和五七言绝句一样，也是自唐始兴，并且成为后世各代甚为流行的一种诗体。而唐代的五律，也就随之成了后代诗人学习的楷模。人们除了在诗话中讨论，各种唐诗选本中都选有五律一体外，专选五律的唐诗选本也有好几种，如明代有汪琬的《李杜五律辨注》，清代有王隼的《唐诗五律英华》，黄生的《唐诗矩》，史流芳的《固说》，顾安的《唐律消夏录》（又称《丙子消夏录》），李怀民的《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三唐五律诗选》等。其中汪琬的《李杜五律辨注》，王隼的《唐诗五律英华》、李怀民的《三唐五律诗选》都已失传。但就目前所存的四种唐人五律

选本来看，无论在选诗和评笺方面，都是各有特色。由于这四种选本在《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一书中都曾有过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

不过，专选唐人五律的选本，较之专选唐人绝句或七律的选本，显然要少了一些，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二：

首先，绝句短小精悍，易记易背，便于流传，深得人们喜欢，选本很多，本是意料中事。至于七律，它的兴盛尽管比五律要迟，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替，七律创作数量逐渐增多，至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叶，数量早已超过五律。当时李怀民等不少诗人都为诗坛的这种状况抱憾。由于绝句和七律后来成为诗家最为热门的诗体，故专选绝句或七律的唐诗选本也就相应多些。这是第一个原因。

其次，清代自乾隆丁丑（一七五七年）春季，曾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过改革，特谕会试二场的表文，改考五言排律。为了迎合科举考试的需要，于是，各种专选唐人应试的五言排律的选本竞相问世，如纪昀的《唐人试律说》、徐曰璉和沈士骏的《唐律清丽集》、梁国治的《唐人五排选》、张尹的《唐人试帖诗抄》等都属此类。既已有五排，再选五律，就未免太接近，至少显得不太必要了。这可以说是造成唐人五律选本少的第二个原因。

然而，唐人五律选本在古代虽不太多，但至少还曾有过几种。至于现在，甚至可以说是自本世纪以来，却一种也未有过。因此，本人在出版社有关同仁的热情相邀下，又特意撰成此书。其体例与《唐七律诗精评》相同。但有几个地方需说明一下：

一、书中在每一诗人的后面，都附有历代诗评家专论其五律的评语，只有极个别小家，因缺少专门的五律评论资料，才不得不以总评资料代替。

二、因杜甫、李白、李商隐等大家诗集的注释本甚多，所以

就不一一过录，只选择比较著名的评释本加以引用。《唐七律诗精评》中曾对郭曾祈的《读杜札记》、施鸿保的《读杜诗说》、佚名的《杜诗言志》等材料加以引用，此书为求各家汇评资料相对平衡，况且这些书近十年来都曾整理出版过，比较容易查找，故此书对以上三书中的评释资料，就不再加以引用了。

三、屈复的《唐诗成法》是一本专选唐人五律和七律选本，其中的评语也很精采，理应引用，但由于我国的开后门之风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其来势之凶猛，令人瞠目，象有些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图书馆，其中一些本应公用的线装书，却都让工作人员开后门、做人情去了。无怪乎许多乘飞机、坐火车，拿着公款和介绍信千里迢迢赶来看书的人，要破口大骂或摇头叹息了。而那些工作人员却感到十分有趣和好玩，有的暗自好笑，有的捧腹大笑，有的则带回家去传为佳话，成为晚餐上开胃的佐料。这就是现在中国人的管理素质。当然，也有好的，但越来越难碰到了。也是由于上述原因，所以《唐诗成法》的五律材料，这次没能引用；《唐诗矩》的五律材料，好在过去略有摘抄，勉强用了几条。凡此，都向读者作一说明，以希谅解。

四、古人对唐代诗人或诗作的评价，也常常会产生分歧，有时甚至是争辩，特别是明人之对于宋人，清人之对于明人，纪昀之对于方回，张采田、许印芳之对于纪昀，常有意见相悖处，读者可以自行参照，或许能所补益。

五、本人的按语仍采用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原则。对于前人评论不多的诗作，则适当作了些题解或串讲，但仍不详细展开，以体现本书的特点。

六、书中所选诗凡二百余首，以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四家为多，其余皆不满十首，以突出“精”字。

当此书完稿的时候，外面仍是阴冷的冬天。一年四季中，我

最不喜欢冬天。唯独冬天的雪，我是喜欢的，因为它不仅洁白，而且还会引起我的情思，我对过去许多美好时光的回忆，因此我也一直把这些作为我美好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

孙琴安

一九九一年元月二十三日于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目 录

前 言	1
王 勃(二首)	1
杜少府之任蜀川	2
咏风	5
骆宾王(一首)	6
在狱咏蝉	7
苏味道(一首)	9
正月十五夜	9
李 峤(一首)	12
送李邕	13
陈子昂(五首)	14
晚次乐乡县	15
送魏大从军	18
春夜别友人	19
送客	21
月夜有怀	22
杜审言(二首)	24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26
登襄阳城	28
沈佺期(二首)	31

杂诗·····	33
夜宿七盘岭·····	35
宋之问(二首)·····	37
途中寒食·····	39
题大庾北驿·····	40
张 说(三首)·····	42
幽州夜歌·····	43
还至端州驿前与高六别处·····	45
深渡驿·····	47
张九龄(五首)·····	49
望月怀远·····	50
送韦城李少府·····	52
旅宿淮阳亭口号·····	53
咏燕·····	54
初秋忆金、均两弟·····	56
崔 湜(一首)·····	57
婕妤怨·····	57
郭元振(一首)·····	59
塞上·····	59
王 湾(一首)·····	61
次北固山下·····	61
孙 逖(一首)·····	65
宿云门寺阁·····	65
刘昫虚(二首)·····	68
阙题·····	69
寄江滔求孟六遗文·····	70
李 颀(一首)·····	72

	望秦川·····	73
祖	咏(一首)·····	75
	苏氏别业·····	76
崔	曙(一首)·····	78
	途中晓发·····	78
綦毋潜	(一首)·····	80
	题灵隐寺山顶禅院·····	80
崔	颢(一首)·····	82
	送单于裴都护赴西河·····	82
王昌龄	(一首)·····	84
	胡笳曲·····	85
常	建(二首)·····	86
	宿王昌龄隐居·····	87
	破山寺后禅院·····	88
储光羲	(三首)·····	92
	题陆山人楼·····	93
	霁后贻马十二巽·····	94
	咏山泉·····	94
高	适(一首)·····	96
	送李侍御赴安西·····	98
岑	参(四首)·····	100
	送杜位下第归陆浑别业·····	102
	陕州月城楼送辛判官入奏·····	103
	送郑堪归东京汜水别业·····	104
	武威暮春,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	105
王	维(十八首)·····	107
	观猎·····	110

送梓州李使君·····	114
山居秋暝·····	117
终南别业·····	119
酬张少府·····	122
归嵩山作·····	123
辋川闲居·····	126
山居即事·····	128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129
登裴秀才迪小台·····	131
汉江临泛·····	132
终南山·····	135
使至塞上·····	137
送丘为落第归江东·····	139
送岐州源长史归·····	141
过香积寺·····	142
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	144
秋夜独坐·····	146
孟浩然(十二首)·····	149
临洞庭上张丞相·····	153
与诸子登岷山·····	157
过故人庄·····	159
晚泊浔阳望庐山·····	161
题大禹寺义公禅房·····	162
永嘉浦逢张子容客卿·····	164
早岁有怀·····	166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167
舟中晓望·····	168

岁暮归南山	169
留别王维	172
广陵别薛八	174
李 白(二十二首)	176
塞下曲(选三首)	180
“五月天山雪”	180
“骏马似风飙”	182
“塞虏乘秋下”	183
秋思	185
听胡人吹笛	187
听蜀僧濬弹琴	188
江夏别宋之悌	189
送友人	190
送张舍人之江东	192
渡荆门送别	193
南阳送客	195
广陵送别	196
送友人入蜀	197
赠孟浩然	199
太原早秋	201
过崔八丈水亭	202
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203
谢公亭	206
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207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208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211
夜泊牛渚怀古	212